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目

卷之一

奏論都城火災乞脩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

奏以趙制事例并諸司問遣例册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
九事

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
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奏乞發隆慶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
酒稅害民之擾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
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再論計畝納錢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佚懼則沮

奏論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奏論江防五利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奏已差軍勦逐難賊

奏論議（條）真存亡關係江西（面）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拔難寨屢捷
　置制司忌嫉興謗等事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奏乞令東關蕭領總司以足兵[illegible]

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州平江諸處防拓
內外嘉熙三年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
脩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嘉熙四年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
而俟太子之生

内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
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淳祐
九年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累與晉同西北之夷
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録
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舘寶祐三年
奏行周變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
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寶祐四年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

積之數

奏按象山等不放民間房錢（寶祐六年）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開慶元年）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冬十月一日 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
恃禮四事
冬十一月日以難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
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春三月一日奏論難賊深入乞充前日之
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彌狄難事景定元年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
界限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同日具奏四事

上谢恩表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一

裔孫斗祥男開楨開模同輯

奏論都城火災乞脩省以消變異紹定四年

臣一介踈賤假守嘉興蒙恩召置郎省於故事當對方齎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延九月丙戌之夜欎攸挻災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舍自典章文物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羅煨燼落爲瓦礫行人迷往來之路飛鳥無棲宿之林死

者焦灼生者暴露 臣不勝悲傷痛悼竊以為當言之事孰大於此敢陳愚慮仰凟淵聽 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歲而肘貽之變作又一歲而蘇秀震凌之變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與台城飄泆之變作又一歲而穆棱之警與逆全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之兵三衢之寇與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日進月危故太室燬則教於無宗祧矣都省燬

則戕於無政事矣御史臺燬則戕於無紀綱矣祕書省燬則戕於無文章矣庫務燬則戕於無積貯矣聚廬燬則戕於無人民矣此浸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遭之故也臣嘗謂水火盜賊干戈之厄容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不喪有變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寧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朝廷也嘗有水災矣未聞胥城郭并邑也嘗有盜賊之患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夷狄之虞

矣未開陷矣連城也嘗有戎入窺伺矣未開一夫雞發於宮掖也嘗有歸陛反側矣未開叛臣飲馬於江滸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寅畏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怒恭於人而人亮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不至於危亂今日之事大非先帝時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衛之開又盡困於兵凡大衆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湘京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内又大

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污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焚熱淤內洶洶天下之勢譬如以流膠腐紙粘綴破壞之器而置之北柴梢腳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災輦轂軍民之情議論無端證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 臣未知所以爲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尚可挽回儻仍掩護將安所終 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惡衣食必使國

人信之母徒曰減膳而已疏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母徒曰撤樂而已閣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常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萬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昭示意向以孔明之公道平政理以楊綰之清德勵風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

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為
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為皇極自京師以達
四方凡監司師帥守之為公論指目者次第嚴遣
以培國家一線之脉以撥生民一旦之命庶幾
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敗壞之證可以徐
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遣告出矣怪異見
矣自前之事亦汲汲於傷敗矣猶以災為祥易亂

爲治轉危極而爲安存是在陛下與二三大臣
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
裁幸取進止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有家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禍心窺伺東南廟算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稜而家爲江海之防置虎臣於江口滁陽而陰爲犄角之備一旦有警亟合江淮之間故其得以撫舊規叶新畫亟頒帥憲之節故其得以朝聞命夕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速并謀同志臂指順隨而逆全困已膽落矣迄翦凶殘肅清淮浙原其

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明驗
也至若閩江三衢赤子弄兵關外四州裔夷侵
軼計其收效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
佚則閫冠定節閫易人則頻罷定起家食之彥
固足以紓蜀道之難也然失之遲則搶攘而未
定起草叱之臣固足以慰衢人之心也然隣於
寡則撫納而僅定此可以驗無備則患生不預
則事廢者厥今內寇粗消而鴻鴈未集岳牧之
臣若之何而弗遴也淮服粗平而杕杜勤歸捍

禦之臣若之何而反闕也　臣竊以約疎矣臣願
陛下察天下之勢猶人之居室不可有一隙漏
察天下之人才猶造室而擇卜不可以一旦求
如京師如吳越如江淮如湘廣如京蜀凡重地
要區與二三大臣是究是圖必惟其人且蓄之
貳庶幾臨事無倉卒乏才之嘆亦無緩慢不及
事之變取進止

貼黃　臣聞之道路殘金遺伏
欲以淮陰盱眙兩城求成於我使其果出於誠
繼好息兵豈非目前幸事但臣私憂過計竊以

本朝文金之初正以幽燕故地彼以和悞我我
以和自悞非一日矣今其式微衰敗之餘決無
曩時氣勢然蜂蠆有毒困獸猶鬪積其累年紀
弊之怨寧無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
閒費我目力消沮我士心寬弛我備禦而彼得
以從容暇豫醞釀姦謀乘閒窺伺噬臍何及又
况逆全黨類尚存餘息豈容以不可必之和議
而廢吾所當嚴之備備乎 臣愚欲望聖斷戒諭
邊臣精選閒諜察其情僞修飭守備防其衝突

和之與若亟求定論毋爲遷延兩可以誤大計
此亦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謂也並乞留神省
察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
之本

臣
聞天下有大順貫通於天人而綱維於君臣
上下自昔帝王或肇造區宇或削平禍亂或垂
世立統或繼志述事大抵順之則興逆之則仆
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成逆之則敗斷斷
乎不可易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豫順以
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禮曰明於順則能守
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是物也此[比]者叛

賊獗猖彊場紛擾職江嶺海間見驚疑王怒奮張廟算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閫帥失之天而天默契賢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惡旋復堅城順之為破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厥今外虜粗弭人情頗舒近輔小豐穀直漸減比故冬邊陲之日與今夏逢降之時頗寬厥憂寧不可賀然警告於天則星文錯異百川漲騰變見於人則江淮民流嚮句寇作東楚雖歸而兩城

猶未下氣達雖退而西陲猶未安忠智懷疑而不肯赴國家之急儉壬伺間而及欲幸朝廷之諦察證觀形尋源遡本無乃設施布置猶有未順於天者乎猶有未順於人者乎猶有悖理而傷道干和而召沴者乎蓋人主端拱於宮闈必孝於親必誠於身必力戒耽樂必喜聞忠直必念閭閻之疾苦必知稼穡之艱難必踈便僻側媚必近正士端人而後謂之順二三執政獨諧於廊廟必開誠心必布公道必與天下均其好

惡必與百姓同其視聽必進循良忠實之士必斥險詖暴刻之徒必崇氣節必尚廉隅而後謂之順內而羣有司百執事必以公滅私必以理制欲必務節儉必戒奢競必勤勞振職必蹇諤盡言必懲吏强官弱之風必革棄法用例之習而後謂之順外而監司郡守必拳拳奉國必孜孜愛民必視公事如家事必惜官物如己物必絕需索必止苞苴必抑豪奪而矜鰥寡必先教化而後刑罰而後謂之順夫自天子而達之內

外小大之臣皆周旋於大順之中協氣薰蒸至
於磅礴其應於天則爲景星爲甘露爲大穀爲
慶豈其應於人則爲孝弟爲忠義爲尊君爲親
上亦曰順而已矣一或反此以吾之不順格彼
之不順訛因前之隱憂顯患長此將安終窮臣
願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積累孔艱今日
之天意人心維持匪易恐懼修省身以順率之
二三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謂不基平治致中
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信也惟陛下裁
幸

奏以趲剩事例并諸司閑遺例扒錢代納

江東一路折帛事端平元年

照對臣一介疎晚起自書生本不閑錢穀之事

誤蒙選擇俾司餉寄深惟臣子之誼不當以劇

易為避就罷弛祇役亦既逾年雖因以賊[賦]為職

然未嘗不為根本之慮轉自交印即將諸州軍

見欠綱米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

見行監繫押綱官吏船戶與未被攤人戶不下

數十百人並行蠲除釋放其諸州軍合起綱解

錢物仍與立爲中制不敢律以祖額蠲盡破蕩
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來違
犯錢金泆尖淮西邊面非乏支遣外有所交頭
錢米椿管見存不曾侵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
潔己外則戢吏偶有趲剩到錢七十八萬貫文
又自到任以來應干事例併諸司問去遺例冊
椿到錢七萬貫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
既不敢以事苞苴囊橐又不欲以羨餘上汚朝
廷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頻年水旱加

以官吏刻剝民不聊生田里細民尤爲憔悴臣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年所納夏税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九百五十四文　臣欲將上項錢代納端平元年兩等人戶夏税折帛錢一次庶幾閭閻畎畝之民稍甦目睫或可以上稱明時培植根本愛養元元之意其於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即無移易虧欠須至奏聞者

貼黄　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俯垂開納欲望睿旨降付三省速賜施行緣州

縣開夏税多於二三月開使行催理欲得百姓及早通知　臣又恐州縣仍襲舊態黄放白催欲乞睿斷尊委提舉司覺察庶得實惠及民不至文具并乞睿照

貼黄　臣頃備數史官伏讀官史竊見淳熙十六年有旨截留四川提刑司合解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對減四川鹽課重額時大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覈實各減放錢九十萬貫除截留經制總錢六十萬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抱減三十萬共湊九十萬

貫以甦蜀民至今歲爲定例 臣雖愚下不敢企
望前條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
援引期少布宣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
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細數恐勤睿覽
不敢縷陳已開具俻申尚書省并乞睿照 貼
黃 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碩在任兩年零四箇
月嘗趲剩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
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爲朝廷正不計此瑣瑣
故不若散之百姓爲朝廷少培根本之爲美兼

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
中獻朝廷不願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牒
到交割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窠名
不敢指占體國愛民之誼兩不敢不勉并乞康
照

奏論令月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御有軍馬文字爲職唯是平日小小彊埸之故不足以仰塵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遲閣之吏緩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云臣所據光州探報備錄在前伏乞睿覽昨臣進奏院報京湖制司甲目令韃人已去河南境內即無一人一騎令來光州報韃人諸項頭司

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叵測竊聞議者謂粗
人已歸中原空虛關亡必克既克之後盡河為
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
甚難者三出師守城必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
斗歲百萬石當用幾夫又有㳂沿塗衛送之兵水
運則汴渠廢已百年泝流淺澁人有沿岸抄襲
之患一難也自潼關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
五萬兵又須百戰　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
今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皆　二難也兩淮自

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可再擾民必爲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靼兵盡去猶不可爲況乍去後(復)來有自占爲巢穴之計乎雖云淮西招到陳潁亳三州彼受錢物而去靼兵至城下我不能救則又從靼可知自淮以北無非敵境我師進退不能萬一驚潰人墮隆興符離覆轍狼狽退守無糧無兵未取淮此(北)之土疆已失淮南之守備雖悔何及兼聞湖北沅州羣蠻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內地外地若皆齊(蠢)動

朝廷旰食帑藏虛殫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嘉靖
我邦以及閒暇明其政刑今邊吏乃一切不恤
自為紛紛以激目前之變此臣所為憂懼而流
涕也國家永樂之役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
一人能為朕言之之歎臣世受國恩有君如此
其忍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
計幸甚干冒宸嚴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指揮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貼黃奏爲臣應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奏聞事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陳九事喻一萬言縈蕪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必使盡而後止

臣聞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行者率以片紙節錄出示三省間有御劄宣諭乃是翦下向劄條子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

臣伏覩正

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
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臣恭
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訓吏如師愛民如子謙
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屬將指攝事職在奉承
德意志慮不度緜薄蠲租免筭一再奏聞然此
特使事所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竊
計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
大開不諱百辟庶士悉使盡言是人有所欲而
天從之于有所懷而父母啟之也有君如此感

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　一曰顧天命
以新立國之意昔我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討平
僭偽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鑒之迨丁未
而孝宗誕於秀邸三紀而爲乾道迨甲子而陛
下誕於越垂三絕而爲端乎(平)此豈偶然也哉　臣
請得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
之機一天難諶命靡常自堯舜氏以訖五季上
下三千餘年惟三代漢唐號爲長久而周室獨
得八百餘年然自宣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

擁虛器而至于赧大率歷代中葉以後如人中
年榮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生前代東南運
曆正統不出百年其間偏霸又所不論蓋土薄
水淺氣脉易耗用之不已勢固難支自古南北
立國雖同殊方而天地之氣本相流通元無間
斷故北方有危亡則南方亦鮮克安枕　貼黄

臣謹按孫氏肇開江左至於宋齊梁陳南唐皆
以偏霸自立或五六十或三四十唯琅邪王以
晉正統百有餘年元明之後無再興者陳留李

而孫晧降符堅滅而桓玄起姚泓死而劉裕興拓跋分而侯景來守文廢而叔寶入我國家受命垂三百年六飛渡江又踰百載今乃適當金虜雖强中原鼎沸封豕長蛇近在疆埸臣所謂可畏之機有三者此也柄臣淪亡權歸上聖以四十年祿去公室而一旦威福惟辟以萬機庶務壅底膠轕之極而一旦伸縮進退惟吾所欲以薄海內外鬱抑憤懣之久而一旦軒豁舒快如覩青天臣所謂可喜之機有一者此也可畏

者方亟而可喜者忽新豈非天祐我宋將使陛下以藝祖之神孫紹復藝祖之大業窮而變變而通通而至於無窮不息哉 臣願陛下上稽天命內立聖心常自憂勤力爲恭儉必如堯舜成湯文王之用心不自滿假惡旨好善慄慄危懼不邇不殖不盤於遊不遑暇食精誠上通而天鑒之實行下孚而人信之然後輯然以藝祖撥亂爲法運其神武深其謀謨惜其時日務其功實期於再造乾坤重立人極非但隨宜補綴因

隙扶持展轉多謀不出舊轍而已庶幾延洪景
命扶植丕基已壞者可全將仆者可消欲去者
可挽此則立國之意惟陛下留神焉　二曰植
國本以廣傳嗣之慶木無根則不著蕃水無源則
不遠帝王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然必有以
為之根源使人心繫於下而天休應於上國朝
故事甲觀未開則選養近族前星已叶則歸奉
宗藩蓋導迎景貺塡壓群疑事體得宜意慮及
遠此實累聖已行之成憲非若漢唐叔末諱諱

宰制之爲也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聖德日
新蔚在上帝詵詵振振當自今始 臣深願留聖
慮時采舊章博立小宗必有岐嶷少淺綠車之
出以俟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
此
貼黃 臣謹按真宗皇帝即位六年適有周
王之慼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皇帝能
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
道元年章獻太后猶未撤簾仁宗皇帝聖壽甫
二十二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乃養于宮中故英

宗以嘉祐末入爲皇子年二十餘當其末為皇
子之時實在宣仁坊宅蓋必其後後宮多就館
者而王子乃遂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
皇帝謂宰相同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
國朝自有仁宗故事蓋謂有養于宮中之事非
遠指末年事也於是上在位且十年矣　三曰
篤人倫以爲三綱五常之宗主堯舜之道光於
萬世其要匪他孝弟而已三綱五常繫於人主
之一身孝弟積而三綱五常立三綱五常立而

天下定矣陛下事先后以孝待諸父昆弟以友悌三年之喪必哀必敬群臣庶民莫不感動而親政未幾近屬之疏恩王邸之紹爵尤於親睦之義亹亹焉然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以陛下躬行孝弟不得其如宋王成器者而終始之亦既遺人倫之變矣顧其行不至如淮南厲王之甚不幸詿誤於倉猝之間其可終負尺布斗粟之譏乎伏惟聖人惻怛遠體風昔鶺鴒原相與之至心及此親政之始比死者

一洗之後爵賜諡累加秦邸故事以扶人倫以建皇極宗社幸甚　貼黃臣謹按宋文帝以徐羨之傅亮等擅誅廬陵王義真首正其罪非忘功也蓋爲此事關萬世議論爾陛下高明之學過於元嘉遠甚伏惟少留聖心早賜處分　貼黃臣竊惟陛下以藝祖之神孫享藝祖之天下而又天縱之聖格於上下天日之表冠於群倫薄海內外傾心畏愛本無異詞巴陵之陷於詿誤惟當掩匿覆護以全陛下之至仁而一時姦

邪之臣如盛章王黼之在給舍李知孝莫澤梁成大之在臺諫劉爲危言以恐動陛下必欲明正典刑顯加罪罰謂是非不足以壓天下之心安陛下之位蓋小人志在官職惟知藉此邀功以固寵祿而不知陷陛下於日月之蝕爲臣不忠其罪莫大數年以來火盜並興水旱交作虜狄內訌未必上帝之意祖宗之靈不以此介介也方故相當國時天下固以此事謀陛下而知陛下之志未能以直遂故不敢有尤陛下之心

今陛下親政四閱月矣國家之務大畧具舉而獨此一事未見施行臣恐天下將以前欺之所以尤故相者而尤陛下則陛下何以諉其責乎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臣以爲慰天人之心延國家之祚消夷狄盜賊諸變其機端在於此惟陛下曲留聖心宗社幸甚

四曰正學術以還累朝斯文之氣脈成周以禮樂治天下而禮樂出於王道王道壞則禮樂亡國朝以文章治天下而文章出於學術學術壞則文章息故小人欲

竊大權必忌善類欲空善類必惡文章欲滅文章必反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弟卞力攻元祐爲邪說而崇寧之黨成其致至於神州爲百餘年腥羶之區韓侂冑以高文虎力排程氏爲僞學而慶元之焰成其致至於長淮爲四十年兵盜之窟寧考更化收拾儒學之士柴中行楊方先臣柔勝廖德明黄幹參錯怙權陰防正士借其似是而非可得而制者尊禮而表異之以此欺世而偷薄之徒口傳家剽因以媒利而干時

由是雖名曰崇尚學術而學術實壞反不若京卞侂胄之世尚有此一種善類伏於人間傳其徒而不變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廷之上表章儒先易名錄後光寵倍於前世而人心無所感動名教無所扶持則以本無學術故也陛下心造聖處既知信從朱熹之學當推其學出於程頤而頤之風旨言論唯易春秋傳爲式(成)書願敕陸贄奏議司馬光通鑑例取此二書列于讀講使伏羲文王孔子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道得以

少裨經綸天下之大經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然後庠序之士真知此學一反之正不出於彼之所以為欺者學術既歸于一則文章必趨於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列聖之治化可興矣此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也

貼黃 臣謹按程頤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其一侯師聖師聖傳之胡安國父子安國之子宏傳之張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祁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

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夫也其後至於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 臣雖晚出切聞先臣之訓言不敢妄伏乞睿照

貼黃 臣復有愚管祖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行之士不拘資格孫復胡瑗徐積是也近世教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有說爲其習時文耳若久爲俗吏乃以規求薦

刻胥授此闕而吏部以其資歷承例與之其人早去文墨且但為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及揀學校招詞訴甚者爲姦利欲望聖慈特下吏部除合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却與優數取放廣幾庠序得人師道可立

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之絕積才如積穀陳未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木未萎而培其蘖三十年間柄臣嫉惡善類過有善苗即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

才大壞每有緩急徬徨四顧莫適若從此既往
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我接曰廣者善為國耕
販交致者善為生新故兼收遠邇畢取者善為
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我接必有侯耕販必有
方新故遠邇必有唱賢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
為方時以為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
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遲而未至至而未言
者有矣其故何哉聞一賢而賓之福蜀一賢而
賓之盧潤一賢而賓之家食三賢善人之唱而

徼外闊遠如此則其方猶不逮其候且不應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

貼黃　臣謹按祖宗朝常先用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章獻上僊仁宗擢范仲淹為臺諫蔡確罷政宣仁用司馬光為宰相是也況真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送胡夢昱與洪咨夔皆去陛下既召咨夔為察官而二人乃竄遠方是使人猶得以前憾議聖德也胡夢昱之節寔有贈典併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亮出京襄周

瑜出於淮西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出於日南國朝以文取士雖北來南爲盛而呂夷簡韓琦劉摯馮京諸臣往往河北荆襄及淮人也陛下網羅英儁一時文章議論忠亮鯁直之士亦既並集于朝矣區區之愚更願至公四達搜取寶才才之所在不拘荆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拔十得五拔五得二必有傑然而出堪荷委寄其未仕者尤當推本此意凡以二廣荆襄兩淮進士省試當如祖宗分路法使一方各有所推之

士每舉在選試令注授隣近初官既使咸蒸文
儒之風亦可漸革攝官之弊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 臣謹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南省將
考校諸道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下兩制詳
定而司馬光奏言比較兩項每舉多少得失之
數顯然不同蓋以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
者道德器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
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
濟萬事遠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

所長者蓋于公家爲多乞依柳材所請將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號逐號之中隨其短長十人取一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廣西帥臣張栻援引此説欲將二廣到省士人立號考校登科人未改秩以前只注本路闕俟數年後盡罷攝官以其員歸部之説後施于陝西五路栻之奏以他路士人不到而止臣謂二廣之士今多能文而荆淮承平百年士風不減内地二臣之議施于今日尤爲允愜伏覩御

劄取會解額欽遵併以　臣此請下禮部詳酌施
行自來年始遠方幸甚　貼黃臣又聞四蜀省
類每舉率留二名以待關外之士此孝宗皇帝
所以惠遠方也關外四州耳況兩淮荊襄數千
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參酌前議施行臣又
竊覩御劄特許文武朝臣各薦監司守令將帥
一二人兼收並蓄之意大如天地公如四時顧
竊有憑籍焉夫舉仕路而遺里居采搢紳而失
巖穴其于明揚之道尚狹蓋三十年來員多闕

少且非笑乎不可仕故其恥心退處不從調不
求碑者多在田里之間若夫未仕之人抱其古
學蹟于時文與漁樵伍終身不遇者又非一士
謂宜特降睿旨詳令所在州軍從公采訪士着
官士三兩人並須本人文行術業委係彰聞及
所著書有補世教不得汎濫將尋常寄居官員
場屋舉人容私應選守二結罪保明申奏以待
審察旌擢施行　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東
南自偏霸割據賦歛無藝祖宗隨宜罷減田里

少蘊自蔡京取發運之財朱勔緣花石之奉南方監司乘用財寬重以陳亨伯翁彥國乃于民窮盜起之後更為刮毛刺骨之策紹興講和兵事少解又以秦檜粉飾太平費等宣靖無由蠲減開禧嘉定相繼用兵州郡所蓄掃地殆盡柄臣專用才吏白撥取盈于是率以敗盜之贓行一切之政奪民之食剝民之衣少應公家多備苞苴無充私索又三紀于此矣蓋東南民力幾三百年朘削日深生息無幾直至近歲殫窮見

底可為痛哭幸于天啓聖明黜遠貪殘謹節賦
歛詔旨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然而治病不對證
則久莫能痊去草不除根則後將復熾今內地
之民竊於秋苗之倍取邊方之民窮於和糴之
多收此而不救墻壁有文雖勤無補臣聞五代
亂世苗米每石額外多取三斗史猶譏之今自
江以南二浙江東西湖南福建諸郡一石之苗
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
下二石一二折納之價有一石至二十千者是

曾五代不若也　臣請各路專委清正監司一員親歷諸郡面與守二計筭一年苗米若干上供若干官吏兵支請若干與之勘酌去處量出為入立定中制特從朝廷垂新給降文思斗斛仍令百姓自行槩量不許顆粒過取如此則納官之外稍有贏餘富者可及鄉井貧者可贍妻孥持以數年必有寬紓豐泰之象矣　貼黃如從臣所請乞從文思院製造五斗斛若干斗若干給付所委監司令依樣謄造雕鐫印記以某年

月日某官姓名恭奉聖旨給降文思樣製造發下某州受納秋苗使用爲文其斗尊以待八加七加六之零數若合加八則兩斛之外以此量八十加七而下一如之若江北兩淮京湖諸郡人有甚者蓋秋苗者內外之大莊課也和糴者邊郡之大莊課也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一如膠漆不可脫雖有賢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自潔其身而正於民病何暇議朝廷之斛不過文思所降而已兩淮乃有所謂市斛或一斛而

當文思之三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二州縣散錢不過一斛之價其量於民則以市斛具交於朝廷若上司則以文思由此朝廷若上司雖降一百萬緡州縣但以五十萬緡已得一百萬緡之米所餘皆歸之官吏

貼黄 臣奉使總餉目擊此事蓋有淮鄉人家出產之田僅二百四十畝而縣司明出給由子科以和糴百四十四石者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又有呈樣罰籌淮夫脚剩名目若公吏而下誅求更不預焉是

以二百四十畆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官也
然則人家無顆粒入口腹矣　臣雖嚴加禁戒未
易止絶　臣嘗謂和買爲內地無窮之苦和糴
爲邊方無窮之苦然和買尚同二稅且內地樂
土猶可若京淮百姓　日與强敵爲鄰而比年困
於兵革征役居處服食幾同狗鼠僅有米穀出
自力耕今又奪之此豈高宗皇帝所以惠恤邊
民之本意由是言之士大夫之罪不可辭矣欲
望聖慈仁不忘遠特發睿旨亦與新給文思正

斛於兩淮京湖諸郡明加斛面五升以為准則耗折之費許令入中百姓照所給斛自行槩量備劄各州既亦禁約嚴立罪罰有敢違戾以違制論仍許越訴官員竄殛公吏決配廢錢官員稍知畏憚不失和糴美意而邊民自此且樂與官為市雖與糴千萬亦可立辦實眾塞下其策莫長於此

貼黃一如從臣所請乞造斛二百隻雕鑿印記以行在文思院准聖旨給降專充兩淮京湖州軍和糴使用為文其斛面五升亦從

文思特造五斗量同斛斗下雕鐫印記如之然此特州縣所以寬民也陛下代天子民尊以養民為職可徒止于革弊而無以施惠乎後世田不井授既失其養民之方而困於養兵惟重有取民之具故王政不能行猶可行惠欲惠莫如與欲與莫如節用漢文帝躬行節儉國用既富則閒賜田租久則盡除田租祖宗之世議者欲大為省節久乃計其羸餘擬當經費特以與民

臣愚欲望陛下充廣此心服行此事以祖宗追

思甲馬營艱難之時自訓以祖宗擊碎定鑒不視首飾訓櫝御以祖宗七夕賜公主不過數千訓貴戚以常袞之辭嘗封訓宰執以司馬光之不受遺餘訓侍從以晉宋軍興故事王以下皆減俸訓百官族姓申命宰臣大約一歲財計出入之數始自宮掖以至于外庭一切用度稍從貶損且以減四分之一為率歲所剩餘當不減至百萬則舉以代納一路之賦歲代一路則積十歲可代諸路

貼黃當今東南號為腹心根

本所當固結者不過兩浙福建江湖數路而兩浙為畿內福建江東為近畿猝有匱乏可取於民苟有緩急可倚以濟事且謂節約既久將旨蠲貸又始自兩浙達于諸路代納有二代商稅而盡免之則市井行旅之民脫代四等五等下戶二稅及役錢而盡免之則田里力耕之民悅使陛下之至心實德從此霈發實及細民民力必寬民怨必減盜賊必不作雖作必不相挺國有緩急必能致死而不去上有匱乏必能樂輸

而不恨夫革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貼黄　臣嘗契勘江東一路下四等五等人戸夏税折帛爲錢不滿八千餘萬貫爲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爲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爲師以大本大原爲意以萬年億世爲圖則微　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以不識時宜臣無所措其說矣

七回邊事當

鑒前轍以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糧新功也臣
覩故相謹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
置不善深居獨運謬誤相仍狼狽拔猖至今爲
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倬在盱眙
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晐在京湖或十餘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没及以故去不
易二不知兵而好分　屯江者盡以屯淮而江
上更募市人以爲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
屯漢上而腹心之地但加以副伏之虚名又不

能擇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烽屯蟻列皆不成軍欲使沿淮沿漢千里之地尺寸而守得乎　臣聞紹興間金人復取陝西蜀師帥胡世將謀於張燾燾謂州口散漫不可守不如斂兵保固關隘從之而全蜀無虞　三不信制閫而仔肩制兩淮金陵斷而爲三郢與荊襄裂而爲二金陵常爲文具而兩淮各不相通襄陽既處極邊不能以力庇郢荊郢州自守江徒欲以名蕲黃

貼黃臣謹按紹興陰興之

閫率以重臣開督府宣司於金陵姑蘇其他兩淮荊襄但以民事付守帥兵事付軍率大閫居中四面稟受得體知要氣勢雄渾比者江淮合一以建大司于時逆全在太閫而色變未幾授首蓋以其擁重勢尊指攜輕利無掣肘不一之患　四弊賊不治而軍法弛泗州之役死者數萬不治也許國之變諸軍不救不治也夏全張惠之及京口大軍不戰而去不治也　五補闕不練而戎伍衰向嘉定以來蜀軍四敗京口之

軍三敗金陵江池之軍覆於蘄黃憤於江右無慮數十敗乃急補闕以彌縫之其存者皆在軍久而食錢多則可利其所有於是乎蘄汰其募者皆流離乞丐之子弱而易制可以指刺而無變於是乎濫刺由是連營皆老弱雖欲練而無由

六核實不精而邊政壞朝廷以意向示人不喜其實而喜其名不採其事而採其言州縣並爲城池而壞塹不治樓櫓不修關隘每置寨柵而支探可通旁蹊可入募府上功而冒濫大

半將帥奏捷而敗亡實多沿江皆損腐之舟列
淮盡空虛之廒器械鈍闕士馬單微徒有畫圖
之繁與夫中牘之圓備界以信賞盡成具文
貼黃 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
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 臣聞之除人本州築城
奏功得旨命楊倅立壽邁驗視時守臣急於集
事用糯米糊疊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
官力禱竟爲保明當時核實之政類此 以此
六失養成逆全餘風遺毒至今未殄可不痛懲

而力革之乎今廟謨一變遣一藎臣分制淮土
聯鄂豫界首尾相維足可應援儻於此時更留
聖慮大為目治之計一如前六失洗刷滌蕩俾無
因循苟且之患則邊聲日振邊備日充而紹興
隆興江淮大將數十萬之兵氣勢森然復還以
此通靼雖有狼子野心將凜凜入其中而不敢
肆矣然而通靼易察靼難要當疑其可疑而為
防幸其可幸而為待其靼能存十分有九之全
而不能獨取蔡爾一隅之蔡至求我以共濟此

可疑者一靼如熊狼殊非人類令乃漸殺其前此之暴鷙師屯王蔡粗有紀律此可疑者二難縱無仇於我然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難之所不能強此可疑者三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亦縱無仇於我然賊婦楊氏以至谷用安夏全鄭衍德之徒難之所不能保此可疑者四又使其皆不致怨於我而河南丘墟民失耕稼人無所食饑餓之民所在萬計難之所不能收拾此可疑者五況夷狄之性貪而無厭猶犬

嚙骨不盡不止猶犬噬人不斃不退女真之初
未嘗無併吞江南之心一敗於韓世忠再敗於
劉錡三敗于吳玠吳璘而後和議成今韃自辛
卯之冬韃我西邊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遏遂由
金洋蹈京襄以趨汴如行無人之境有輕我心
又自壬辰之冬偏師由信陽直擣德安犯黃蘄
縱兵大掠驅人民牛馬道浮光渡淮以北我不
能禦有輕我心又自襄閫失謀合兵攻蔡靼之
首長往來無禁吾將帥之能否士馬之多少地

里之險易糧儲之有無與夫邊備之空虛邊民之愁嘆疲無不熟知之當益有輕我心挾五疑負三輕無一勝而欲以玉帛與之講信修睦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者存焉知攻者必知守而粗不知知取者必知收而粗不知向也金類元魏以夷狄而為中國今也粗類赤眉以夷狄而為盜賊其兵力若銳於金之全盛其人才實不逮於金之初興是以三十年間橫行中原惟務殺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

民土地然彼固帝王之驅除耳雖破滅諸國往往殺其父兄而養其子弟名之曰投拜戶人誰無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强暴姑俛首而聽命令投拜戶日繁多於韃之種類而韃漸不能制或有隙可乘起以蹙韃者未必非投拜戶也韃自殄金蹙夏吞併諸小國金帛子女充滿盈溢亦頗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其前日勇往殺伐之習乘中原之怨賈吾國之勇其剽易折其强易弱其勝易敗苻堅不得志於晉魏大武不得志

於宋而況難哉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為北荒之敵國兀术王謂他日必為國患又安知今日之難不如所傳聞狗國大人國諸强垂涎朶頤而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而可幸者不可喜惟當急修吾武備急備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謾語而聽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備强形以壓其驕驁無禮謹節而應舒徐而俟不使隙開亦不輕發以覘其勢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幣

吾應之曰幣非所漸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爲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牽制暫焉約強竟以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釁以義相求宜從變通庶保長久南土濕熱北土寒涼皆非二國信使所至我欲交幣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過二正旦生辰一切汎使彼此勿遣　貼黃臣謹按國朝延安受夏雄州受遼或有不時無厭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爲辭而徐與之議今境上之郡非唐鄧即光化棗陽宜擇一處精

選如何承矩李允則輩以任玉帛來往應接支
吾之責　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
赤子彼之豪傑久固歸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
吾不欲遽　於延納今其破賊悉汝之勞吾以
何名享其土地　貼黃輒必與我亦輒必不與
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回為假道謁陵之
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不然必有深慮
　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彼將心慎
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必自飆馳雲擾彼終不能

制將如耶律德光之患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　貼黃粗性畏熱春夏之交勢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棄而不守將誘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土之豪傑以接境州郡若縣鎮來者惟當密用羈縻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脈覘虜人之情偽而已遲則為福速則必為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

可貪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　貼黄臣竊惟神州陸沉八陵復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若乘難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畫河而守此誠大有為之規模不可失之機會也但重吾事力費有難言今姑以淮西論之朝廷樁積之米不過百萬餘石往往三分虛數在籍之兵不滿八萬往往大半老弱加以推剝掊尅之餘敗亡傷耗之後人無固志士有饑股

三邊事體大畧可知往年淮安之役朝廷會諸道之兵至十二三萬人東綫至用米一百二十餘萬石乃克有濟若舉師北向費當十倍竊計國力決不能支蔡謨之言殷浩之失不可不深長思也京襄十年開境僅無乏興一興難通公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萬倉之米淮東西湖廣三總所合得上供之米泝流二三千里而給之京鄂之間米石爲湖會六七十券百姓狼顧枕藉道途然則兵豈可易言哉 臣又聞粗既破

蔡不背北歸移兵于息牧馬淮西漸逼吾境其
意可見而山東一項韃人頭目號阿魯术大官
人謀謀不花者必用安輩又挾之以侵迫壽春
淮西勢當與之交兵矣和於彼而戰於此朝廷
既無堅定之規模邊臣又無畫一之遵守悠悠
泛泛莫知所止夫韃非小敵和戰非細事豈可
尚同故相時用邇掩護不公謀之卿士謀之國
人以為萬全之策乎臣又聞壽春以北強壯之
散在對境者淮西欲有招納必須錢粮若源源

不已恐無以繼又聞襄關遣人約降息州息州
守者已棄城而走信陽夫金虜在河南我未嘗
向北發一矢今彼以韃政滅人民無主我方於
是時收之韃欲殺之而我顧納之萬一韃以爲
詞我何以對謂宜明諭邊臣悉加禁斷但力爲
自治之計以觀其勢之所極可也　貼黃臣又
聞蔡城之破空空無所有僅存殘兵百姓數百
人及偽參政一人而已蓋具無食無兵固空潰
散而還關備然以捷書來上分骨之奏方騰于

朝而北方乃傳難人於地窨中獲偽主去矣息州殘民千餘方畏難之恭而我又招之彼捨逆而就生路自應歸我蓋未嘗有攻擊開敵之事也而邊關又以捷聞矣其為欺罔大率類此夷狄聞之寧不竊笑此二十年來邊臣膏肓之疾也豈可復蹈哉

貼黃　臣觀東晉六朝兵屯財計比於今日甚為寡弱而能北抗胡羯開掠中原綽乎有裕而無急迫艱難之象者不恃和而常自治也其於北方往來不過小臣輕幣隨

行通塞而時其行留但界以存鄰交而已而自於彭城以東南陽以南建立大藩或用親王或用名將精兵數萬資費一如之襄陽為雍州江陵為荊州武昌為江州合肥為豫州廣陵為青州一如今之路所統或十數郡文武寮吏或以千計其重且專一如此然後天子都於金陵據江山之固以臨之此則其自治之規模也豈以和為恃哉

八曰楮弊當權新制以鮮後憂朝廷以楮價賤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為知務但金銀

之出不能多多則傷國度牒官誥之出不可多多則傷大家新會之出不容多多則人仍賊之故所賴以收舊楮者惟商賈品搭鹽鈔而已然施行有次第而後商方急於品搭商賈急於品搭而後舊楮可盡令雖有品搭之文而無期限之節故商賈亦不過以資次請鹽之鈔迫期赴場品搭而已以通泰承三郡之鈔言之在民間者二百二十八萬九千餘袋而自降旨揮以來其赴務場品搭者截日終僅三十餘萬袋合新

舊兩袋之鈔所得舊楮為數三十總十三萬袋計之則所收舊楮三百九十萬而已折鈔真鈔又所未論若此者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為收舊楮乎是以商賈所積舊楮盡輦以入京而封椿新楮先撥為之不繼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視同舊楮不甚愛惜自浙以西率以舊楮一貫三百易新楮之一貫舊楮之陌為錢三十有三以此展算則新楮之陌已暗落為四百二十九矣是以物價翔踊愈甚於前閭閻之民尤為狼

額如病而服藥藥不對而病愈增豈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變通鹽鈔指揮以術驅之於數月之內使商賈急於品搭則舊楮自少舊楮既少則新楮可通則官司稱提之政方無窒礙而百姓免憂慮追之擾可以立寬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輒議朝廷大政事體陛下詔二三大臣亟圖之無使異時功利之徒得以藉起章悖戾法之議幸甚

貼黃臣觀今日國用殫屈和糴以楮餉師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

師旅征行之費又未免以楮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脈也去歲未變楮令之時諸處舊楮其陌尚有及五百者今既變楮令之後新楮錢陌及反不逮故歲舊楮之價則何以一書紛紛爲也良由無術以收舊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貴而價愈落且舊之在民間者爲數不下三百萬若有術以驅商賈使之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爲舊楮三千則三百萬袋已可以收舊楮九千萬矣其於十二千萬則以度牒官誥收其二金銀收其

二新楮狀其六不出數月舊楮盡而新楮見行將自流通物價自將減落權之所在民之趨之順於流水特在於使由之而不知爾今不亟爲區處新楮肖出其弊已爾年歲之後將甚於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則國非吾國矣金人之變雖由於糴亦以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爲三緡或一楮而爲五緡至於爲十爲百然人終不以爲重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

一麵而國斃矣楮之不可不惻於其微如此并
乞康熙　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比年
以來綠林之風偏於內地汀與南安盜之祖窟
所贛軍而盜衛民而盜若循梅關今之所來降
者乃其餘支殘裔爾汀與安南其端在郡賀所
贛與衛其端在吏緣南渡以前汀南安號為樸
俗不聞有盜比年乃為大半波流四出王師僅
然後克之何哉蓋汀為八郡之最貧往昔朝家
時或裨其郡計而南安以邑敝軍調度不足按

其國至一日常欠六十餘緡支遣況年來官吏
養尊習侈苞苴囊槖過於上供不爲無藝之求
何以取給由是深山窮谷無不追宿逋無不食
貴鹽矣此福建之盜所以起於鹽子江西之盜
所以起於峒民也贛素有瘠遯之風而狂憲乃
採剋薄之政日夜鞭之而不顧財能捍金人之
寇而庸守乃處反側之際視之如平時而無所
虔衡與嶽接臘寇所集村夫野詆閧爭自喜一
牛之訟不審而千里之禍立成當時守倅之罪

其可逃哉然則精擇守令奉宣德澤以和輯其民而盜之祖窩又為之專條區處使吏寡於求而民安於自養則盜永不作矣　貼黃臣聞所謂鹽子者皆汀贛間惡少不耕之徒若不販鹽即以劫盜自給與其使之為盜寧寬鹽禁前此鹽子率千百計來往不以盜聞民亦習以為常且百年矣只由無狀之吏乃以江浙閒體例畫行止絕而州縣却自增鬻官鹽彼窮且忿安得不流為大盜謂宜行下閩漕與汀守商議量助

郡計稍寬鹽禁仍於寧化等處選辟廉吏為令
俾推行之不為文具庶幾公家減去綱數鹽于
有衣食之方曹參謂齊相無擾獄市 臣亦謂汀
守不當擾鹽于伏乞睿照其南安軍財計只靠
南康一邑所有止猶大庾人户無幾若郡計更
有不給必至波及山峒之民利害明甚亦乞併
詔江西漕臣一體相度施行 若夫湖湘之盜
又有說焉蓋此漢長沙桂陽零陵故壤嚋者以
寇盜書於史相踵也故其山峒里邑以盜為俗

農事有暇則為盜守令不恤其心則為盜俄合
俄散乍服乍離特在帥府善區畫而郴衡諸郡
有扶持耳　貼黃臣竊見湖南帥府從來應接
支吾全在飛虎一軍近年乃以分戍信陽武昌
及至捕盜郤要鄂兵來赴朝廷區處倒置如此
何以責帥府謂宜劄下湖南京湖從公相度長
久利便之策免至往來煩擾且有奔命不及事
之患　若自湖以北號為五溪蠻傜錯居承平
百年僅幸帖息而比來貪吏狃其衰懦亦務侵

漁金砂材木之産方舟而下皆自此出然氣滿
腹忽焉一發鍾相楊么益以盤據其患必大方、
江湖二廣桴鼓相聞獨未及湖北而禍胎所伏
漸不可諱此在守臣得人修舉職事訓閱民兵
撿坐保省交通之某朱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官吏
如有收買貨物騷擾生事者並計贓劾治其廣
西坊管一帶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來官
吏狃於貪殘殆成痼疾雖陛下諭之以詔旨勵
之以賞罰正恐士習已壞未易挽回臣欲做祖

宗故事於朝臣中選擇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
使布宣德意訪聞疾苦舉揚廉白糾察姦貪庶
幾觀聽聳動吏道可清且使遠方百姓知陛下
愛之念之之深如此自然感悅愛戴不忍復為
盜賊以梗聖化貼黃臣謹按高宗皇帝紹興二
年九月壬午手詔選强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
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王省以監察御史明
橐五人為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
寶手曆招收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

攝御史十月巳卯宣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槀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此所上詔州縣徒掛墻壁皆為虛文令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姦贓之吏必須按察必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曆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其後五使多以稱職聞

貼黃臣聞江西盜陳三槍為害累年未能招捕吉贛事力為之大困民死於殺掠兵死於轉戍不空久而不

治謂空因遣使者諭以黄榜招降許以不死或
更量與補官彼必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
行之規也庶幾内地發得平定不至蔓延蠧國
殘民併乞睿照 臣區區孤忠粗已殫竭於九
事之外復效其愚 臣伏覩御劄首以聽言用人
為治道之要言則自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
實大哉聖謨顧裨毫末 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説
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真偽之實若
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

聽言以衆有以言用人而得賢亦有以言用人
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兼聽言之名當求
所以知人之實　臣願陛下以湛然至一之心察
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媢
忌者其言必隘不公言之而容言之其言必不
正不禮言之而間言之其言必不實　貼黃臣
所謂禮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
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寮過失宣仁太后怒而
出之蓋為此　陛下誠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

側偏詖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
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　貼黃　臣竊見元祐間
諸賢並集于朝一時氣象復還太平矣只緣各
人不能心無適莫自相攻擊洛黨朔黨之屬紛
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為熙豐閒小
人所窺陰拱默伺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竄
斥善類為空蓋兄弟內鬩于墻則外人因以為
利此前之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
微鑒于前轍明諭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臺諫

給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
是之從惟中之適不必以一己愛憎一事順忤
而自爲異同苟爲臧否以激朋黨之漸以啓群
小窺伺之萌庶幾公是堅定治體渾全不墮紹
聖覆轍宗社幸甚　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竊
觀近年天下之勢日就淪胥未知所死忽逢大
化更新不翅替者之還明病者之頓甦感激奮
勵莫知所云第恨學識短淺不能建萬世之長
策擧明主于三代之隆勉竭狂愚少伸臣于報

上之諭僅蒙聖慈俯垂省覽或有消埃上裨海

嶽臣雖九殞不悔瞻戀軒墀臣無任隕越屏營

之至須至奏聞者